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書經 一

重栞宋本尚書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上海棋盤街中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為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

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未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揔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揔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尚書正義序終

江西鹽法道胡稷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卽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摠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卽太皥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籍書

疏 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

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
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
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
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
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
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
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
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
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
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
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
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
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
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
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
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
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檝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
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
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
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
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
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
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

遂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曰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

【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

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
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
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
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
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
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
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
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
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
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
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
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
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
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與作之
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輙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
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
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
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違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
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
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
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
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
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黄帝上數爲
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
皆以黄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况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
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黄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黄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
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黄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
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說黄帝因此謬
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黄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

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厠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

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爲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蘊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郞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郞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疏 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固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固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郞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刪色姦反

疏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illegible]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

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
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
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
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
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
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
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
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
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
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
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
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
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
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
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
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
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
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
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
亡攝六
四篇亡

【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
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
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
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
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
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
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
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

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
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
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
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
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
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
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
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
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
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疏 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

疏 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衞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

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

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獻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屑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一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疏】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鍾石磬絲竹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

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閤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疏 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

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
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
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
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
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愼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
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
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罷古文而有八體
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
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
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卽蒼頡之
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
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卽孔氏壁內
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卽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
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
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
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會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
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
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
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篇云復
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
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
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
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
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
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爲于僞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疏 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詁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上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偏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旣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旣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旣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爲于僞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 疏 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旣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旣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旣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旣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

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揔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看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注疏挍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蓺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槪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衞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亦不過如周禮漢書

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尚書注疏舊有挍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挍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顚末著於簡首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衞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閒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挍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　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閒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爲九卷泰誓以下爲十卷洪範以下爲十一卷旅獒以下爲十二卷康誥以下爲十三卷召誥以下爲十四卷多士以下爲十五卷君奭以下爲十六卷立政以下爲十七卷顧命以下爲十八卷君牙以下爲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爲二十卷其中缺葉爲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溯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間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偁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閩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諸彼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校正義以此爲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 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訛閒有辨論別爲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嫌肬贅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鏜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弨輯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按七經孟子考文所据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北宋時單疏别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别爲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閩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 案正當作王　怙釋注文 浦鏜云怙疑詁字誤○按怙疑帖字誤　譔其銓敘 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達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勑字提頭凡三行記之下同此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浦鏜云記疑訖字誤按訖字是也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作結繩而爲罔罟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循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蜚　流訖十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佗案此本流訖下誤作悅訖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循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 浦鏜云翼背字互誤禮誤順○按順字不誤浦云非也毛詩左傳正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埤雅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爲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 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 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浦鏜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 案坐當作座　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 浦鏜云何

疑又僑極子浦鏜云嶠誤僑字誤舜非三王皇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王曰非帝如宋本閩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也此索於左傳

亦或謂之索宋本下索字作素按素字是也

八索陸氏曰索所白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懼覽之者不一岳本之者作者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浦鏜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浦鏜云有序字當誤倒。按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浦鏜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秘府而見爲閩本明監本同案爲當作焉

别云述之以爲

除九丘浦鏜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浦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浦鏜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按許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浦鏜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親燒之宋本監本親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監本無臣字浦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按文選注讀作讚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泰和元年宋本閩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旁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益稷合於皐陶謨　陸氏曰皐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爲一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　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　閩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　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　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孫　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卽詔丞相劉屈犛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犛作氂按犛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鬪　毛本看作釋因作因案所改是也監本因作國鬪作閧並誤　奔湖關自殺　宋本明監本閩本同毛本關作遂山井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因壺關而誤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隷古倣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

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
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納西伯戡黎則
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循商書乎
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
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
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
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
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
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
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
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
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
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
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
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
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
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
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
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
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
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
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
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
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
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註也以傳述為義著晚漢已前稱傳【疏】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遜本作遁徒遜反遁也避也遜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疏】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

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卽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卽思也聰明文思卽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卽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卽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卽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遂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以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諡也故馬融亦云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諡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由諡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諡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諡諡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諡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

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
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
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
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旣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
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
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
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
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
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
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亶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
舜德故亶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
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
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
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卽讓也言攝者綱於大麓是也禪
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
攝因卽亶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正
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
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
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
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
舜之德於當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
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
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
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旣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

疏 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
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
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

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
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卽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
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
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
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
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
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
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
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
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
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釋
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
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
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
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
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
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惟賢
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
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
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
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
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
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
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
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

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

【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祖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駮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與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百姓亦是變上故

得雖得明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
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厤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
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
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
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暘衍字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眞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
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鳥獸孶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
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孶交接曰尾○析星歷反孶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産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
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
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昧武內反冥莫定反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
成物○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
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毨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揔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毳尺銳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爲旬匝子合反允釐百工庶績咸熈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熈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熈許其反興也

疏 乃命至咸熈○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揔爲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揔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

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
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
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
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歷告時授事
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
序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
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
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卽羲也黎
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
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
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
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
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冑而與黎同
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轉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
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
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
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
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
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
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
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尙謂之重黎況彼尙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
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
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
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
云重司天以屬神黎言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

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
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卽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
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
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
和二氏賢者旣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
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
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
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卽羲和四子舜典
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
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卽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
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
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
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
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卽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
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
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
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
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
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卽隨事立
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
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藝
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
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
中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揔謂二
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
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
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
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
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
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

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其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歷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陽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擧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别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擧東表之地以明所擧之域地東擧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擧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寅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

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暫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閒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旣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旣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

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
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
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
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
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
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
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
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
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
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
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
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
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
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
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
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
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
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
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
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
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
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
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
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
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
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
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
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
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

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
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懲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
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
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
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
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
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曰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
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類常道也上懲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卽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歷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
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
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
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至歷象○正義曰咨嗟
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卽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
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
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
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
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
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摠
於時故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卽月有
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奇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
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
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
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
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
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奇殘分所滅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
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
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
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

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
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
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
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
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
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
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
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
爲訓斯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
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歷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
反下注同爭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 驩兜曰都共
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
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
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 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湯音傷洪音戶工反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
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
反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劍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
圮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 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帝曰往欽哉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佷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佷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

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諱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
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旣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
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
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
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旣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
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
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
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圖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
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
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
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
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
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
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卽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
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
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
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
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
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
以爲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
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
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
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
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
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
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
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
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

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間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尙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揔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僝使乂治也正義曰僝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毁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毁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异已已退也○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傳勑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尙能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别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

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
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
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
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
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
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
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
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
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
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
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簟反 **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竝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千計反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 敕舜

能脩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疏

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卽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名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卽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受自上代堯舜

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値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
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
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
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
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
玄何人不鰥曹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
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
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
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
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
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
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
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卽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
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群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
岳使問群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
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群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僉然至如
何○正義曰僉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
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
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
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
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
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
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
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
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
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
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
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于姦惡○正義曰
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

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尙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尙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與合於此篇故指堯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卽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未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尙書注疏挍勘記卷二

尙書注疏卷第二 古本作尙書卷第一古文尙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尙書正義卷第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古文尙書堯典第一○

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爲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泰誓八篇誓也 泰當作秦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徙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尚書之題也 浦鏜云尚當夏字誤按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案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並無此文 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泰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義並通 據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嵎夷爲宅嵎鐵 宋本鐵作峓○按段玉裁云嵎鐵即嵎銕銕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廣韻六脂云嵎峓山名書作嵎夷集韻云嵎銕東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銕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銕峓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 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訛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颺歷之文 購募遺典 宋本閩本明監本募作慕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無者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按 但遂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遂作逐閩本初亦作遂後改逐案逐是也 三皇無爲而同天 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堯典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惟賢尚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向不向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皆變化化上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令字之誤是以風俗大和纂傳大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昭然而明顯矣岳本宋本昭作照閩本以下同然則俊德謂有德又宋本又作人是也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宋本閩本同毛本化作從山井鼎曰作化與注合○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雖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晩下人猶下民也知孔疏所據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哉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按史記集解有陽字

平秩南訛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爲訛字王義亦云爲音于僞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爲今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爲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強讀耶又羣經音辨人部云僞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僞蓋古文僞譌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僞○按今本史記爲作譌者妄依衞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纂傳時作方

寅餞納日按餞納羣經音辨作餞內○補釋文按勘記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案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書寅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毨細毛以自溫焉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耎陸氏曰耎如兖反本或作濡音儒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朞三百有六旬唐石經纂傳朞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朞古本宋本匝俱作迊按迊匝並俗帀字

釐治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宋本閩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監本同閩本揚从木作楊按楊子雲之楊從本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閩本亦從本是也

據世掌之文宋本據作是

火

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當爲地 何有罪而誅 浦鏜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閩本同毛本言作推司案所改是也

舉一星之中 宋本推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閩本纂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

而從送入日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入日作日入案入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 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女

故重明之 浦鏜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昴爲中故昴爲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宋本二作三三字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爲歲日殘分所減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 閩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羣經音辨匸部云匸放也甫妄切書匸命圮族 好此方名 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爾雅釋詁虧壞圮垝毀也疏引此傳正作比孫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直之名亦皆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 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 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 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鯀治水九載 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 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 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禾作米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顧亦因 鯀宋板顧作顓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古本則作測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九字按前嚚訟傳云言不忠信爲嚚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否古

今不字浦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蒲義爲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華字古今同耳亦此例今其在側陋者宋板今作今人

可使由之宋板同毛本人作民此經光指舜身先是也宋本光作孔據古今別卷按今字當作文故傳倒文以曉民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校勘記卷二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丹反作舜典舜典典之義與堯同疏虞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爲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卽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

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識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摠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 愼徽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愼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則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揔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由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于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揔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

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厎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
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殛刑之義舜既有成更
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僞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疏】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

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旣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察至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鎭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旣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

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
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
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
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
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
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
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而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
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
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
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
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
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
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
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
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
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
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
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
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
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
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
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
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
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
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

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駮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捔也捔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

徒木反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
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
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
作摯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華山在
弘農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有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
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
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注同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疏】歲二月至以庸
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
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
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
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
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
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揔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内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
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
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
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
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
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
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

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
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
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衞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
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
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
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
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爲四
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子男。正義
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
次而祭如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
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
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
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
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
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
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
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
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須告朔於邦國則
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
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
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
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
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
書律厤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
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
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
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
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

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
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明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玉○正
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
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
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
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
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
曰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
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
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
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
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
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
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
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
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
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又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
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
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
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
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
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
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
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
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
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

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卽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是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以如其言卽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兖青徐荆楊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二宥也 **鞭作官刑**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普卜反徐敷卜反榎皆雅反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疏

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罪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

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五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此鞭爲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衞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

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
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
兩六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
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
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
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
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
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文
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
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正義曰
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
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罪過
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
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
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
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
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
共工之行云静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狠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
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
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
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内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
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
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
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
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
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
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
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
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
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

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殂才枯反**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

也匏白交反

【疏】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傳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遏絕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繐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詢于四岳闢四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闢者廣致衆賢○闢婢亦反徐甫亦反**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張丈反下同**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音乃旦反任音壬又音而鴆反

【疏】月正至率服○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眞為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闢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揔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難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者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爲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爲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奮弗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暨臯陶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敎使往宅百揆

疏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自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其文言暨臯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稽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民

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敎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散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播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帝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卽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卽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官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朝直遙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帝曰皋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皋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爲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

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
○正義曰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吕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
宫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吕刑云咸庶中正
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
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
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
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
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吕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卽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
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宫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
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
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正義曰
此五流有宅卽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
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入議者
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
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從寘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
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卽與
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
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
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
既有三處之别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
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挍乎不可從也○傳言臯至遂之○正義曰惟明謂臯
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
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
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
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
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疏 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
卽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
僉曰是朝臣
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
事○共音恭

疏 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
傳云共工官稱卽彼以共工二字

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共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益皐陶子也【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數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疏】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思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夔音求龜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冑直又反王云冑子國子也馬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直
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莊栗戰栗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
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永徐音詠又如字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
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於如字或音烏
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

疏

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令
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
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
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
神既已和矣。○傳冑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冑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
故以冑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大子王子羣后
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
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
故言冑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冑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
曰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
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
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
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
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
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
剛斷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

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卽皐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成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卽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鋭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喉音侯

疏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堲疾至絕之。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

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疏】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玉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皆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卽得行此諸事傳旣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摠勑之未必卽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黜丑律反**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卽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從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纔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

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疏傳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

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

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傳方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

註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

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

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

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

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別生

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汨音骨九共九

篇槀飫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據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

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閒衆家經文並盡此雖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疏帝釐至槀飫。正義

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

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

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闕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汨之爲

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槀勞飫賜也。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

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三

尚書注疏卷第三 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古本分爲十三卷卷內有數篇每篇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同今詳記之見其牴牾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應以古本爲正也○按十行本堯典上亦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舜典第二 虞書 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賾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關古本異同故識之

似其繼世相傳 宋板似作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按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及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僞撰托名姚方興細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誣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 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疏說不合允字作充則是也纂傳亦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 纂傳賾作頤

聞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闕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 實監本誤作貴

叔豹 纂案釋文豹下有季貍二字此誤脫也

不能嗣成帝位 纂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爲一事 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 宋板同毛

格汝舜 汝古本作女本自作勑按勑字是也

檮戭 毛本檮改作檮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 閩本同毛本常作裳案說文常是裳之正字詩小雅蓼蕭周頌譜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玉者正天文之器岳本閩本纂傳玉作王是也以審已當天心[illegible]

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星也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按輯古文作揖見漢書倪寬傳注班瑞于羣后古本瑞上有五字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按作王是也

毛本作玉九誤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岳本日月作日日按日是也毛本不誤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宋板今作令猶卯之裏黃

毛本裏作裹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是裏字誤也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二作三耻中丞

象之毛本耻作耿是也王藩毛本藩作蕃是也江南宋元嘉年浦鏜云中誤年○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今在太史書矣盧文弨云書當作署

○按當作臺衡長八尺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肊增此四字而纂傳承其誤有而

下者祭百神岳本而作天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禮之言禮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禮字作

禋是也幽禜纂傳禜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禜司馬彪又上表云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懸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九字疑是小注

否則云字當在已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亦作牲賈疏所引

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各使陳進治禮之言古本閩本明監本同與國本禮作理毛本亦作理案正義各使

自陳進其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盧文弨浦鏜皆云也當作何是也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

獻之數毛本幣作帛兩銖之爲兩宋板閩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以軍禮同邦國宋板同毛本作囯按作同是也上去歲二

月東巡守 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 盧文弨云不必疑倒○按下云莽讚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 肇唐石經作肇後並同不悉挍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 古本者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作爲治官
事之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鞭案鞭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 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尚書易爲維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
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
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据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洲矣孔傳云水中
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 閩本同岳本州作洲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
以一大山爲鎮 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閩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 浦鏜云宥寬字誤倒 此鞭爲 毛本此作比爲
下有並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 閩本同毛本滌作條案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倒也作條誤 大隨造律 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
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証 治氏爲殺矢 案治當作冶閩本亦誤 㮚氏爲重 岳本重作量案量字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
用言 岳本用作明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眚爰過也 岳本爰並作爲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 岳本罪作要是也閩本明
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 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纂傳歲作載 若其不能安近 按若疑當作苦 欲令遠言皆
安也 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誤也 故據遠近之 宋板纂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爲宗伯 岳本宗作崇是也閩本亦誤 爲拜乃稽首 纂傳爲作禹是也
帝曰棄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言無教所致 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卿士等 浦鏜云鄉誤卿 議能議

貢閩本議能下有議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致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 宋板致作故按致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 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 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冑子國子也馬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冑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單出冑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冑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冑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爲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按冑無長義馬本未必作冑說文𠫓部育字注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作育故訓作長長即養也陸氏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僞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爲牽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兩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强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謂過於剛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兩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即虐傲矣於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纂傳咏作永按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爲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令命女典掌樂事 岳本令作今是也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即疾 毛本即作堲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宋板汝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 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 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 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閩本亦誤

槀飫 唐石經槀从木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注疏同○按槀即枯槁字也今注疏本作稾从禾非也 各爲其官 盧文弨云爲依注是設字 左傳言槁師者 閩本同毛本槁作犒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三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臯陶矢厥謨矢陳也○臯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臯陶謨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謨亦作謩益稷凡三篇疏臯陶至益稷○正義曰臯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玆臣庶罔或于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揔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臯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云文德敎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

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
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正
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率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
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吏反 帝曰

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疏 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
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顯善以輔己則
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
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
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
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
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樂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爲者承上
爲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
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
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
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
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
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
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

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眷居倦反奄於檢反

疏 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所稱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内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繫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力反響許丈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吁況俱反度徒布反虞度徒洛反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咈扶弗反戾連弟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臥反

【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誡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誡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誡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恆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誡慎之以保已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恆○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於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恆也○傳淫過至爲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傳干求至賤之○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傳咈戾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咈悉戾彼謂戾朋儕此

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至乃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剋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已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縻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之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皆

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序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卷反頤以之反厭於豔反解于賣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江巷反**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皐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

帝念皐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皐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皐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已讓皐陶事非虚妄以義爲尚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治音稚當丁浪反又如字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命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疏】帝曰皐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禹讓皐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皐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皐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寛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有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亦民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卽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君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治謂沾漬優渥治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敎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用反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丕普悲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疏

帝曰

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不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
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
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
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數帝位當在汝
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
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
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
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
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
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
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
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
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
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
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
是爲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
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
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
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
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
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
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卽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
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道者經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惟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
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
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爲
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

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愼汝有位愼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愼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僉七潛反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鴆反又音金

【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老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動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乃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上○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卽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

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徐音征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系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盡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子禮反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蠢春允反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咎其九反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疏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躡攝位帝猶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衆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

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讖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
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
北三苗謂舜卽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
衆征之猶尚逆命郎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
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旣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
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竄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
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
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
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郎舜
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衆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
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
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
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
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
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
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
正道從邪僻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
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
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民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
郎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
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脅許業反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屆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旻本或作旼號戶高反旻
武巾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
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側皆反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諴和
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諴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反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
入曰振旅言整眾○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反蠡音禮疏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眾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
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
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
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
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
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益受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眾而歸
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
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
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
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
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
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
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
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
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
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贊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
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贊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

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也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
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
者欲令禹脩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
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
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則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
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
己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父○正義曰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
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瞽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
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
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
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旣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
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諴和至易感○正義曰諴亦感也感訓
爲諧諧能相從亦和之義也剛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
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
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祇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
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見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舜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
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
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脩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
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
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翿纛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
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
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
云舞干羽卽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
爲文也○傳討而至自至○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
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

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爲于僞反【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弼其政○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身修絕句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愼修其身厚次敍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惇切韻都昆反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

【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愼其己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敍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卽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

禹爲謨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屬民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雜亮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皐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疏　皐陶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

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戒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爲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愿音願慤切韻苦角反恪苦各反**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旣反**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斷丁亂反**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孝反**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

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正義曰周禮大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至

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宜○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疏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嚴如字馮徐魚檢反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撫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疏日宣至其凝。○正義曰皋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撫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以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敢以下之文經

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揔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乂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戒愼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荅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 無教至懋哉。正義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

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敎敎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爲至之常。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卽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爲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敎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敎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敎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等以敎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

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

如羊反

疏

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以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見聞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皋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爲謙知其目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皋陶慮怨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皐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弨云隋天文志枉矢舊本並作枉夫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曰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儆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厭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浦鏜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下云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洚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譌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洚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爲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據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浦鏜云故事誤倒

數干王誅纂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岳本棄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宋板岳本閩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蔡傳並作伐案伐字是也又辭古本作嗣罪古本作辠皆古今字　此則民遂之

狀也案氏當昏之譌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唐石經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盡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爲然也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宋本瞽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佞人亂眞古本眞作德按德古作悳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彼言剛失之虐宋板之作人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

傲放此　是爲強貌也　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

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郎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鄭元以爲并上之禮　浦鏜云之當典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衞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郎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

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己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閩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揚注一作暢不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輯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四　終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會暉春栞

益稷第五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湯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兹

皐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莊下反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濬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艱工閒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鱉必滅反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茂鹽余廉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

皐陶曰俞師汝昌

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當丁浪反

【疏】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皐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乎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皐至當言○正義曰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皐陶也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昏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蕝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

從畎遂溝澮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疏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太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徯待至帝志○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胥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爲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舊音官又官喚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弓反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薻粉米說文作黺𪓐徐米作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敕私反又敕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袞工本反僭子念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敕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笞勑疑反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

帝曰臣至戚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揔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言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衞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爲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旂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偏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

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爲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

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晝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揔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入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被服以明尊卑故揔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
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
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
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
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吕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
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
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宫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
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
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
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取樂採人歌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近至察之。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
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
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
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
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
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
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
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
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
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
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豹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
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
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
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
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
也欲並生哉應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入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頟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

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遊之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頟頟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迪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而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无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黨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并劾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

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兖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薄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稱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宫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奬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爲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持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

疏皐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皐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歆許金反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閒閒厠之閒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簴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䠞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韶時昭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於予並如字[疏]夔曰至允諧○正義曰皐陶大
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
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
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
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
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
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戛擊至明之○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
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
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
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
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
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
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
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
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
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
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
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
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
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
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
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
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
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
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
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

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暫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蹌蹌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奉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其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颺音揚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為古續字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太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揔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命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諧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變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情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

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謀 岳本謀作謨毛本同案謀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謀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畎深之 纂傳澮畎作畎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爲句不必增竹字 精神昏瞀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艱是也 故舉

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閩本食之作之食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閩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絲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爲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也 岳本云作音是閩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閩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傍已下同五十弓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 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正與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奡說文夰部奡嫚也讀若傲則奡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則作奡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爲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奡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浚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鏜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答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益稱諸侯爲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

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按纂傳作班與此同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戛敔之木名爲鐵 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戛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案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俞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閩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政 惟在慎微不

忍細事也 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 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 毛本識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 宋板同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賡 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刊
宋本十三經注疏藏板